

却逢周甲忆过往

□杨家卿

真巧，我与《焦作日报》有缘同庚，一起见证了60年的沧桑岁月。国人有逢五中庆、逢十大庆的习俗，在庆祝报社成立50周年和55岁华诞时，我曾撰写征文“《焦作日报》记录我成长的足迹”，并且有幸忝列“十大金牌读者”。如今，六十甲子，更有许多心里话想说。

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在我们共和国的史册上是值得纪念的，在焦作建市史上需要浓墨重彩书写的，在我个人的成长途中也是难以忘却的。适遇《焦作日报》创刊60周年，回首我与报社的交往，心中顿生万千感慨。当夜阑人静，伏案灯下，听窗外布谷声啼，预示一个新的季节——麦收秋种的轮回。

沉思片刻，往事历历在目，理出几条头绪。影响最大、印象至深的莫过于我与《焦作日报》要闻、理论、副刊三个版块打的30多年交道，当然主要还是与这些版面编辑老师的往来。忘不了编辑老师甘于寂寞，挑灯夜战，“凉桌子热板凳铁砚磨穿”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职业操守及敬业精神。

先说要闻版。翻阅我的旧作，首次见诸报端的铅字，便是1983年10月8日《焦作日报》头版发表我写的新闻稿件《我市大中专新生录取工作结束》。那时，我刚从市教育局选调至市委宣传部，所在科室负责联系全市教育系统的作品。这篇不足200字的“豆腐块”消息，令我欣喜若狂，铭记于心。内容都是广大学生家长关注的，以至于不少人见面都要祝贺问候，对我更是一种鞭策、激励和鼓舞。我体悟到写新闻除了讲求政治性、真实性，关键在“新”，有好的新闻由头，在具备一定文字功底的基础上，需要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增强敏感性。其间，尽管自学了有关新闻写作方面的书籍，参加过河南日报社、市委宣传部组织举办的通讯员短期培训班，但不曾忘记《焦作日报》编辑老师认真仔细修改，哪怕是一字一词，甚或一个标点符号，都显示了他们的编辑水平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说到新闻稿件，我是比较注重上头版抓头条，这也许与我的职业特点有关。从1987年起，我在市委宣传部主要从事文秘工作，负责起草市委领

导讲话和各类文件、工作总结、信息报送及部长办公会记录等，工作虽说辛苦，也让不少人羡慕，但搞文字工作确实是个苦差事。不少机关工作的同志既怕说他不会写材料，又不愿专门干这一行。我以此为头，坚守几十年笔耕不辍，或许一生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养成了熬夜、“爬格子”的习惯，并且至今还坚持手写，右手食指与中指执笔处，早已磨成了老茧。粗略查一下整理编印的《我写的和我的——杨家卿报刊文章剪辑》，至今在《焦作日报》已发的新闻稿件有10多篇头版头条，还在《河南日报》发过两次头版头条。也许有人看不起，认为是雕虫小技，但我始终认为，短文里隐藏着大学问。如若不信，可作一番比试。

再谈理论版。记得《焦作日报》复刊时为四开小报，理论研究、调查报告之类的文章发在三版，也叫“政文版”，后改为现在的“理论版”，栏目称“学习实践”。1991年12月3日，我在《焦作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理论文章题目是《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思考》，占了报纸将近半个版面。之后，得到历任编辑老师的厚爱，一发不可收拾，发表过数万字的理论文章。其中不少文章还被评为省级、市级奖，也为日后晋升职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人认为，我的理论文章空洞，以我数十年的体会，这是一项虚话空做的硬功夫，需要下大气力，花真功夫积淀扎实的素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不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让人茫然如坠云雾之感。也有人逞能或大不服气认为是抄别人的，自己写不出还妒忌别人的成果，实则小肚鸡肠令人所不齿。况且现代科技的发展，报刊文章都有检索功能，重复率引用率超过一定比例是不能过关的，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焦作日报》上发表的理论文章，我几乎每篇都看，文章写得深与浅大家一目了然。说实话，我是真诚感谢理论版的编辑老师，是他们对我的文章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在不断进取的道路上前行。这些年我的理论水平有所长进，出版了几部理论文集和理论专著，其中一部获得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工程”奖，且是理论通俗读物唯一独著奖。国内有影响的报刊，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也发表有我的文章。理论上的建树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先后被评为焦作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市管专家，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理论人才，教育部人文社科专家，首批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成绩和荣誉的背后，我忘不了《焦作日报》理论版编辑的栽培。可以说，基础在理论版打下，步子从理论版迈起，思维从理论版开阔，影响从理论版扩大。再次感恩那些曾经辛劳做嫁衣的编辑老师。

后叙副刊版。我曾经与报社的领导和同行同道交流过对报纸副刊的看法，一个地区报纸副刊发表的作品往往折射反映出这个城市的文化水准和文化品位。既要经常发表当地大腕作者的作品，又要培植文学新秀，成为一方良田沃土，还要发表本籍在外或在焦作工作过或外地有影响的名家名作。如此三方结合，形成一种机制，若干年后该版或该栏目定会形成品牌效应，令人刮目相看，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还好，我的建议和想法得到诸位认可和赞同。但要做起来，也实非易事。现在《焦作日报》的副刊山阳城，过去叫“文学副刊”“文学星期刊”，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写的是家乡历史人物司马懿，发表在《焦作日报》1989年12月31日的“星期刊”上，小栏目为“山阳历史名人”。其后，我也成为这个版面的忠实粉丝和业余作者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发表几篇作品，这样日积月累，编印出版了散文、随笔、人物传记类的小册子，在国家级、省级的报上发表了评介。这也成为我加入市作协、省作协的重要条件，今年申报加入中国作协，无论通过与否，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经历，证明我是走在努力攀登的路上。

我在《焦作日报》副刊发表过的文章，挑选一些自认为有分量的经过加工润

色投寄省以上报刊。让我惊喜不已、至今难忘的是2003年8月23日，那时暑热难耐，正值酷暑三伏天。当我走进办公室看到桌上的《人民日报》，首先翻看大地文艺副刊，映入我眼帘的头条竟是我写的《萧乾的大家风范》一文，二条位置是国内一著名老作家的散文。此时，我的心别提有多激动、兴奋，难以形容那时那刻的心情。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白纸黑字成了现实。报纸我至今完好珍藏。那是1989年5月间到北京拜见萧乾先生后写的随笔，曾在《焦作日报》副刊发表过。我天赋不高，但自幼喜好文学，偶尔舞文弄墨。大学期间学的是中文专业，但都没有作品，有所成就的文学作品也是从《焦作日报》副刊开始的。我的书法作品也在《山阳画廊》栏目登过几次，对各位编辑老师都是心存感激的。

一位学养深厚、文人气浓厚、曾担任过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的匡庆怀老先生，他负责分管我们科室时多次讲到，一个人一生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或向中央机关报送的材料被采用一篇，够你吃上一辈子。这话现在看来略显偏颇，但对过去我们在市级机关工作的同志来说，也是实在够难的，几近一种奢望。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更能打动人心，力促一个人有所作为，在努力工作中有个目标，不至于一生无所追求，碌碌无为。

拉拉杂杂如上感想，是在《焦作日报》和我共度花甲之年引发的真情实感。60年，对个人来说是重大转折，由此渐次步入老年；60年，对《焦作日报》来说，正当青春勃发，激情四溢，充满活力，天时、地利、人和俱佳。已经积累较长时间的办报经验，聚集培养一批编辑记者人才，加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无疑会在我们奋力跻身全省“第一方阵”、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途上创造新的辉煌。

回眸满眼春

□杨清喜

记得自己在《焦作日报》副刊发表文章，是1996年7月26日，一篇小散文，题目叫《绿意》。时止2015年5月30日，在《焦作日报》副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一部村人传，两岸同胞情——读散文集〈台湾村纪人〉》。这是阎俊玲女士的著作，她是邓州市的文联主席，也是南阳的青年作家。同时，这篇文章作为这本书的序言之二。序言之二，是著名作家周大新的文笔。阎俊玲仅写台湾村的作品就有两部，另一部是《台湾村纪事》。我在梳理所发表文章的过程中，无意发现，在这20年当中，起始的那篇文章，和末尾的这篇文章，都写的是一个地方。这就是自己的出生地，南阳邓州的一个自然村落：台湾村（过去叫上营大队）。这虽属巧合，却也说明，在自己所有的拙文中，故乡，是自己文思的一个生发点、捞摸地，同时也是自己一种“原生态”素材的来源地。

这20年间，自己在《焦作日报》副刊上发表散文83篇，文学评论23篇，《焦作晚报》的“闲情·连载”版，发表散文15篇。总共算在一起，共121篇。这些文章，除了文学评论之外，就发表的散文来说，其文章的取材走向，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来自于城市，再一种是来自于农村。我的所有文章的取材脉络和轨迹，基本游走在这些地方。我来自于邓州台湾村，做事在风景如画的焦作。一个地方是豫西南，一个地方是豫西北。豫西南有秦岭的余脉八百里伏牛山，豫西北有八百里巍巍太行山；豫西南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豫西北有南水北调中线水渠穿城过。一衣带水，一脉相连。我说自己是植根于农村，枝干伸长在城市。在写农村题材时，靠记忆，靠回忆；叙城市题材，目之所及，身置其内。自己的文思，就这样在农村城市、城市农村之间游移和笔走。如农村题材的散文《乡里艺境》《山魂》《家乡的文明碎片》之类的文章；城市题材的散文，如《城市上空的鸟鸣声》《桃花盛开在山前》《城里的自然》之类的文章。人们总说，上帝赋予生命的那个出生地，是第一故乡。我却认为，实质上，现在生活与做事的地方，仿佛实质意义上的“故乡”。原因是你所出生的那个地方，一年能回去几次呢？我还以为，自己既有农村生活的阅历，又有城市生活的经历，既有农村人的“质”，又有城市人的“文”，是个相对意义上，比较“全活”的人。古

人不是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吗！这是一种调侃，不必当真。

这些发表之文，零星看去，不以为然。然累积看来，数量可观。这也许就叫“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吧。也可以称其为“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但对这些文章启蒙指教的编辑老师们，其精力和时间，大都花费在选稿和改稿上，每一篇文章，都融入了他们的心血和汗水。也可以说，神思融于句，形销在于文。他们自有其痛苦和烦恼，同时，也有甜蜜和快活。刘金忠老师，金桂香老师，张雪琴老师，呼润廷老师，马朝霞老师，王盈燕老师，一路走来，这一个一个沉实而响亮的名字，他（她）们的喜怒哀乐、音容笑貌大都闪现在自己的文事当中，大都沉浸在编辑事业里。这些老师们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并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稿子，他们往往根据版面所需，主动约稿。刘金忠老师，曾在新世纪到来之前，出于新旧交替、讴歌春天的组版创意，邀约围绕“春天”这个主题，写出自己对春天感想的文章。我写了一篇《走进春天》的散文，发表在1999年1月8日的《焦作日报》副刊头条上。

金桂香老师、马朝霞老师也都主动向我约稿。他们这种热爱而执着、理智而慧悟的精神，浇灌和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作者，走向更高、更远。一代又一代的作者，也将这些甘做人梯的老师们视作为有益于自己及社会的恩师。由于自己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为了不丢专业，不改初心，秉持初心，把文学写作和阅读，当作自己工作之外的情趣和爱好，来滋润和涵养被生活浸透得有些单调与萎缩的心田，使其变得日臻丰富与成熟。我的星期天和一些节假日，都基本消弭在读书与写作中，也的确有了自得其乐、自娱自乐的收获。

我一直以为，阅读和写作，是我精神世界的一片绿洲，是“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的芳草。也因此，文学写作和读书，成了我业余生活中最大和最有效的爱好，几乎可以说，已成了自己的一种生存甚或生活方式。近两年见诸本地报端的文字在减少，这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文学也应该有所突破，文学的枝杈不应只生长在本地人的天空；二是文学在本地多让年轻人崭露头角，版面有限，而作者无限，稿源无限，未来总归属于年轻人的。

我的文学之友

□范红杰

我知道我是一只丑小鸭，当时的《丑小鸭》杂志很牛，投了多年也是碰了一鼻子灰。那个时候，我寂寞而狂热，每天都有灵感，一天最多写10首诗。发表不出来，也阻挡不了我的文学梦。

过了几年，我技校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有了点经济能力后，就报名参加了《诗刊》杂志的诗歌函授培训班。那时候，上班每月开5元，参加函授费用30元，可见我当时对文学的热爱。现在家里的书柜里，还有一摞摞的《诗刊》和《无名诗人》教材。通过培训我对诗歌有了最初的信心，第一篇作品《矿工和太阳》发在了系统报纸上。后来，《焦作矿工报》成了我诗歌的园地和摇篮。

和《焦作矿工报》结了文学缘后，一个偶然的时机，我遇到了《焦作日报》山阳城副刊，那时候，看到美丽的诗行，我的心就会被吸引过去，眼睛放光。看到投稿地址，我就把诗歌写在稿纸上，装进信封投过去。可能是自己水平低，投出去的稿子大都石沉大海，没有音讯。我知道，在《焦

作日报》上发表作品，是非常难的事情。投了不知道有多少次稿件，失败了多少次，我的文学之梦依然如旧，像一粒星火温暖着我的心灵。

我在《焦作日报》发表的第一首诗叫《表针》，只有四行，是一位至今不认识的编辑华秋娟老师编发的。诗歌发表后，稿费只有两元钱。我的第一张稿费单就是两元钱，和我现在拿的稿费单数目是天壤之别。写诗的路上，就是一个人摸索，这么多年也没得到过名家指点。因为发表了这一首小诗，我爱上了《焦作日报》，并认识了焦作早期的诗人刘金忠、呼润廷、郝希贤、马冬生等。

刘金忠老师从部队转业到焦作日报社，当时是山阳城副刊编辑，认识了刘金忠老师后，我的诗歌得到了刘老师的扶植。刘老师是个诗人，看到我写得好的诗歌，就给我发表的机会，让我的诗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我在单位上班，每天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收发室看《焦作日报》。每每手捧散发着墨香的报

纸，我就在副刊上找自己的名字，找到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是的，这么多年《焦作日报》，我几乎是每期都读。我从喜欢到热爱，让我的诗歌找到了一种心灵的蔚蓝。

这些年，在《焦作日报》这块文化阵地上，我始终是一个守候者，与她不离不弃，与她风雨无阻，与她有一种不是爱情的爱情，与她有一种深情和无语的期盼。如今，写了大量的作品，默默整理后，我出了两本诗集，作品也不断发表在《诗刊》《中国诗歌》等国家级文学刊物上，欣慰之时，感谢有你——我的文学之友《焦作日报》副刊。曾经的文学梦，让我这个爱好者，从不会写诗，到作品不断走出焦作，真是一个曾经的奢望。可我知道，《焦作日报》给我坚实的台阶和积极写作的力量。焦作是一块出现过韩愈、李商隐、竹林七贤的文化热土，相信有《焦作日报》这一个文化平台，更多的焦作写作者都在突围，寻找自己的土壤，他们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七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

□马艳红

风雨经年破砺行，为民为国见深情。
欣欣鱼水描图画，冉冉江山弄锦筝。
玉笛歌弦金缕曲，凯门喜气凤凰鸣。
满腔热血披星月，愿我中华永放晴。

五绝·建党96周年寄语

□刘忠国

黄浦开天地，南湖始远航。
江河多险阻，风雨铸辉煌。

欢庆七一（二首）

□张希昆

贺中国共产党96华诞

天山起舞泰山昂，四海欢波椰果香。
万里沧桑龙虎跃，千秋华夏旌旗扬。
国民进取光寰宇，科技腾飞耀汉邦。
不见高歌飘荡荡，尧天舜地正芬芳。

南湖颂

南湖灯火照征帆，漫道雄关弹指间。
冷索横桥穿困路，腥风血雨乱云天。
千军漫卷辟新纪，万马奔腾改旧元。
岁月峥嵘诗册载，八方乐奏举国欢。

建党96华诞感赋

□袁宗一

九六春秋伟业彰，金戈铁马铸辉煌。
纲明法正承宏道，国富民强步盛康。
潜隐蛟龙惊海寇，遨游星汉慑天狼。
交通高速飞阡陌，航母扬帆镇碧洋。

七月，我看见

□张伯舜

七月里，倾听那个日子
黎明前的暗夜，滚滚雷动
金色的镰刀和金色的斧头
伴随东方的晓色
开天辟地般碰撞轰鸣
唤醒沉睡千年的土地
太阳一般的光芒闪耀
照耀着追寻百年的方向
于是，红旗般的旗帜
映衬着斧头镰刀
闪耀铁与火的信念
定格成不落的图腾
从此，红旗一展
承载起亿万民众的期望
翻卷起五千年新的歌章
在天宇之间猎猎飘扬
七月，我深情偎依红旗
感受碧血浸染的厚重
感悟历史变幻的足迹
静静地，在旗帜下谛听
那只红船划过的浪花
南昌城头最早的枪声
谛听秋收起义的呐喊

黄洋界上的炮声隆隆
斧头，一次次劈开
攀登路上的巉岩绝壁
镰刀，一回回丈量
漫漫征程中的毒蔓荆棘
七月，我深情地渴望
透过红旗上曾经的弹孔
我看见，铁流滚滚
雄关漫进的万里长征
我看见，烛光里的延安窑洞
天安门上的灯笼正红
我看见，中国大船
在蓝色的海洋乘风破浪
我看见，中国列车
在新的丝绸之路穿山越岭
我看见，中国之梦
从最初殷殷的憧憬
走到今天走近成功
七月，我深情仰望
山顶的旗帜鲜红似火
镰刀斧头的光芒万丈
前行的路上，我看见
一派更加壮美的风光

万达影城开启IMAX视听之旅

昨日，万众瞩目的焦作万达IMAX影城正式开门营业。开业当天，焦作万达影城从9时30分到23时10分，全天候为全市市民安排了60场次国内外热映大片，其中IMAX影厅开设5个场次。刚刚看完《变形金刚5》走出影院的市民都对IMAX影院超大的银幕、震撼的声效和清晰的画面赞不绝口。

据了解，焦作万达影城拥有我市唯一一块宽21米、高12米的IMAX银幕。其建筑面积9000多平方米，内设11个影厅，影城配备IMAX影厅、MX4D影厅、儿童特色厅、VIP贵宾厅及若干RealD-3D立体影厅等5个特色影厅，可同时容纳1800多名观众观影。

IMAX视听之旅给影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焦作万达IMAX影城势必引领焦作的观影新潮流。⑨ 杜莹